

当代外国艺术

Dangdai Waiguo Yishu

00 40295



6

封面设计：连 枚

为发展民族文化服务
为繁荣回族艺术铺路

公开发行

民 族 艺 林

欢 迎 订 阅

欢 迎 投 稿

自1988年起，原《宁夏艺术》改名为《民族艺林》，将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崭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民族艺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主办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综合性刊物，立足宁夏，面向全国，是培育民族艺术之花的园地，并力求成为艺术园林中别具风姿的一朵奇葩。

《民族艺林》致力于探讨回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艺术的渊源及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研究西夏文化，并介绍阿拉伯文化艺术。

《民族艺林》刊登民族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建筑等各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成果，发表影视剧作品，提倡学术争鸣。

《民族艺林》将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内容丰富，编排新颖，是文化艺术工作者、爱好者及民族工作者的良朋益友。

《民族艺林》国内统一刊号为：CN64—1011。每年四期，每季中月15日出版；每期文字80码，彩印封面地插页；定价0.45元，全年1.80元。

欢迎您为本刊投稿，欢迎您直接向本刊订阅。

地址：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23号

《民族艺林》编辑部

当代外国艺术

第六辑（1988年）

编 辑 者 当代外国艺术编辑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出 版 者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主 编 郑雪来

印 刷 者 北京顺义县兴华印刷厂
总发行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ISBN7—5039—0130—6/J·38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85 定价：1.80元



影片《悔悟》的招贴画



影片《悔悟》一镜头

新编希腊悲剧

《捕鸟人》剧照



新编希腊悲剧

《阿尔刻提斯》剧照



J11

当代外国艺术

第 6 辑



出版社

当代外国艺术 目 录

-
- 4 悔悟(电影文学剧本).....李钧学译
- 31 与阿布拉泽一夕谈.....郑雪来
- 34 浅谈影片《悔悟》的思想艺术追求.....刘燕平
- 38 弃绝恶
- 评影片《悔悟》.....〔苏〕Г·卡普拉洛夫 李小燕译
- 41 《悔悟》，苏联电影的一个里程碑.....〔美〕费利希特·巴林格 大禹译
- 44 影片获奖者：宣传与幻象
- 《悔悟》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一篇有关评论
-〔法〕马克·亨德尔 宁静译
- 45 忏悔与激励
- 象山一样巨大的尸体.....〔法〕居依·戈蒂埃 王蔚译
-
- 47 关于第15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一组报导
- 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不在犯罪现场”(访意大利影片《采访》的导演) 年青人的困难(评苏联影片《通信员》) 告别幻想(评南斯拉夫影片《秋天的节日》) 在没有男人的家里(评西班牙影片《别尔纳达·阿尔巴之家》) 适于小故事的情节(评匈牙利影片《吻你，妈妈》) 关于苏联犹太人的影片《政变》初上银幕 十年之后(评波兰影片《今年英雄》) 工作着的艺术家是幸福的(访美国导演米洛什·福尔曼) 在祖国的土地上(访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康查洛夫斯基) 心灵的启示(访美国导演斯坦利·克雷默) 马尔切洛的吻(访意大利演员马尔切洛·马斯特洛亚尼) 我与俄国人心心相印(访法国演员热拉尔·德帕迪厄)
-
- 64 “演员的”导演.....〔苏〕Л·帕尔菲诺夫 李小燕译
- 72 导演与演员表演.....〔美〕玛丽·艾伦·奥布莱恩 纪令仪译
- 77 斯坦利·克雷默谈电影导演和制片.....尔仁译
-
- 81 1986年度的日本电影.....〔日〕野村正昭 祖秉和译
- 85 叙利亚电影：历史、现状和展望
- 与叙利亚导演穆罕默德·沙欣的对话
-〔埃及〕奈比尔·法尔吉 梁兆才译
-

第六辑

-
- 88 当前美国戏剧的发展趋向
——美国剧联主席一席谈……………〔美〕阿瑟·安格尔 子 南译
- 90 美国地方戏剧的严酷考验……………〔美〕海拉雷·德·维勒斯 矛 戈译
- 95 换上新装的希腊悲剧……………〔美〕阿瑟·霍尔姆伯格 张荪桓译
- 100 新编希腊悲剧《阿尔刻提斯》……………〔美〕埃里诺尔·富克斯 刘艾莲译
- 105 追捕者和被追捕的人……………〔美〕杰里米·热拉尔德 张 波译
- 109 凯瑟琳·特纳在《茶花女》一剧中一试身手……………〔美〕莱斯利·本内特 埃 琳译
- 112 迈克·阿尔弗雷兹的戏剧……………〔英〕肯尼思·雷 倪锦兰译
-
- 117 列宁题材剧和米·沙特罗夫的创作……………王 燎
-
- 126 来自生活的报导
——电视导演谈电影、电视和戏剧
……………〔苏〕塔罗希娜采访 周日荣译
- 130 电视剧场
——关于电视片编导问题一席谈
……………〔苏〕E·谢尔格耶夫采访 周日荣译
-
- 135 启示录的幻象，田园牧歌的梦
——关于意大利美术当代三大流派
……………〔美〕埃莉诺·哈特尼 汪 晴译
- 140 新表现主义过时了吗？……………〔美〕迈克尔·布伦森 杨国斌译
-
- 143 简讯 新近崛起的“英国帕瓦罗蒂” 美电视剧集《洛城法网》和《诺言》各获“艾美奖”五项大奖 44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 苏电影数字 苏著名演员帕潘诺夫逝世
-
- 编辑者 《当代外国艺术》编辑部（北京前海西街17号）
- 主 编 郑雪来
- 副主编 陈继遵 乐 刻
-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有*者为常务编委）王 燎 乐 刻* 李小燕* 李 醒* 李邦媛* 伍茵卿 刘萍君* 孙维善 陈继遵* 郑雪来 尚家骥 杨 敏

悔 悟

电影文学剧本 李钧学 译

编剧：纳娜·贾涅利泽

坚吉兹·阿布拉泽

列瓦兹·查谢拉瓦

导演：坚吉兹·阿布拉泽

摄影：米哈伊尔·阿格拉诺维奇

主要演员：阿夫坦季尔·马哈拉泽，饰瓦拉姆·阿拉维泽

及其子阿维尔·阿拉维泽

赛纳布·博茨瓦泽，饰凯切万（爱称凯蒂）·巴拉台里

凯切万·阿布拉泽，饰尼诺·巴拉台里

埃季舍尔·吉奥尔戈比阿尼，饰桑德罗·巴拉台里

卡希·卡夫萨泽，饰米哈伊尔·科里舍利

伊娅·尼尼泽，饰古莉科·阿拉维泽

梅拉布·尼尼泽，饰托尔尼克·阿拉维泽

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出品 1984年，彩色片

省城旧区的一角。

远处传来吉他声，古老的华尔兹舞曲宛转动人。马路上出现了一辆敞篷的四驾轻便马车，它打破了宁静的气氛，渐渐驶近，在一座小房子前停下。

马车里走出一位身穿华丽的锦缎裙衣的美女，轻盈地登上一张专门摆在窗下的小椅子，敲了敲窗户。

凯蒂·巴拉台里双手捧着一只专门为她定做的漂亮的大蛋糕走到窗前。她跟往常一样微笑着把蛋糕递给年轻的美人。

马车驶远了。街上恢复宁静，忧伤的华

尔兹舞曲又清晰可闻。

凯蒂·巴拉台里的小房子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大蛋糕，这种仅仅在童话里才有的蛋糕上面安着一座座用奶油做的古老圣殿，圆顶上还立着十字架。这所陈设简单的房子的主人是位少妇，她面目清秀，却显得十分疲惫。她动作纯熟、麻利，三下两下便做出一个个金黄的十字架、碧绿的圣殿圆顶和一朵朵紫红的玫瑰花。

凯蒂的邻居穿着草绿色军上衣，没带肩章，舒舒服服地半躺在安乐椅里，贪婪地把圣殿的圆顶往嘴里塞。突然，他的目光遇到

报纸上一张加黑框的照片。

“天啊，多么不幸！”他举起双手轻轻一拍，大声叫道。

“出什么事了，阿波隆？”

“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离开我们了！天啊！我的天啊！”

“他是你亲戚？”

“比亲戚还亲！我再也没有比他更亲近的朋友了！”顾客不停地嚼着圣殿的圆顶，哭哭啼啼说着。

凯蒂戴上眼镜，饶有兴致地端详这张照片。她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影子。

“你真有福气……”她意味深长地说。

“我的幸福完了，亲爱的瓦拉姆死了！”

“不管怎么样，你认识这个人总算你福气……”

……洁白透亮的大厅沉浸在一片红色的石竹花海洋里。大厅中央摆着显贵瓦拉姆·阿拉维泽的灵柩，墙上挂着死者的巨幅照片，相框上蒙着黑纱。

灵柩旁站着死者的亲属：他的儿子阿维尔·阿拉维泽，现在他也象父亲一样登上了权势的顶峰；阿维尔漂亮的妻子古莉科和死者唯一的孙子，17岁的托尔尼克。友人站在他们两旁。

前来吊唁的人脸上都现出哀伤的表情，但这并不能完全抹去他们庄重威严的仪态，更何况今天他们身处大人物出殡的重要场合！只有托尔尼克一人的眼睛里凝聚着真诚的悲痛。

吊唁者川流不息。人人都想证明这件丧事也使他本人悲痛，因为遭到不幸的不只是阿拉维泽一家，还有全市，也许可以说是全国。要知道，死者不仅是一家之长，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吊唁的官员排成一列，从阿维尔跟前走过。他们一个赛一个地向阿维尔阿谀奉承：

“我们市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市长了，永远不会有！”

“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杰出的人物呀！”

“多大的损失呀！”

“我向你深表哀痛！”一个大胖子握着阿维尔·阿拉维泽的手说道，“为什么不把他安葬在先贤祠里呢？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意吧！瓦拉姆真了不起！他总是那么谦虚。”

“瓦拉姆没有死，他没有死！”阿波隆在人群中喊道，“他的灵魂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它翱翔在我们时刻呼吸的空气里！”

阿维尔的一个朋友快步走到他跟前，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话。阿维尔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他来了，”阿维尔激动地向聚集在这里的人打招呼。

一阵惊慌不安的低语声在人群中掠过。所有人都整理衣装，挺身直立，恭候贵客光临。

大厅里走进一个异常矮小的人。他留着胡子，衣着古怪，由四名彪形大汉保镖。所有人都必恭必敬地给这侏儒及其随从闪开一条路来。

“大人，多谢您的光临，”阿维尔向他深深一鞠躬。

“我们的恩人采列措万岁！”阿波隆在人群中踮起脚来，好叫大家都能看见他，大声喊道：“先生们，咱们给他鼓掌！”

全体鼓掌。侏儒采列措欣赏了一阵对他的热烈欢呼，然后以威严的手势让情绪激昂的众人安静，不慌不忙地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事先拟好的悼词，开始宣读：

“女士们，先生们！再过几分钟，就要敲响永别的葬钟，我们将埋葬祖国的伟大儿子，灵魂高尚、头脑聪颖、心地善良、人人爱戴、最受敬重的瓦拉姆·阿拉维泽！你们大概很多人都注意到死者生前友好送来的花圈上有一句激动人心的睿智的挽词吧：‘有时一名死者会强似千名生者’……挽词表达了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感情。亲爱的瓦拉姆优点甚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我不能不予指出：他具有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非凡

天赋！是的，这是上帝的选民所特有的禀性！”采列措举目仰望，略一沉吟，便充满激情地朗诵起来：

“这灵柩就象一张瑞典式体操桌，
摆在宽敞的大厅里。

人脸在混浊的镜子里失去光泽，
但死亡是不存在的！……只有
罪孽肉体的翻滚和死前的恐惧。

你终身劳苦^①，现在安息吧！愿你归
土^②为安！”

于是所有满怀崇敬心情聆听侏儒采列措致悼词的人齐声高唱祖国颂，犹如宣誓效忠死者未竟的事业一般。

殡葬开始。

首先，从阿拉维泽豪华的官邸里抬出花圈和花篮——无数的红色石竹花宛如滔滔河流通过敞开的楼门不断注入花园，那里有喷泉、凉亭、草坪和温室。接着，送殡者捧着死者遗像走下大理石楼梯。后面是灵柩，人们举起手托着它走下台阶。出殡行列向墓地走去。

墓穴盖上了泥土。

阿拉维泽的遗属——阿维尔、古莉科和托尔尼克离开墓地。阿维尔的四名密友追随其后。

“他将离去，却另有他人来到这鲜花盛开的世界……”四名密友中有一人象演员一般地朗诵起来，此人长得颇象一条干鱼。

大胖子附和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大家都扑哧一声笑了。

夜去昼来。

阿拉维泽家里一片寂静。只有古莉科的卧室里亮着灯。她正对着窗间镜往脸上抹雪花膏。阿维尔躺在床上抽烟。

“你那心上人怎么不肯光临，连葬礼也不参加？”古莉科撇着嘴嘲弄他。

“别胡说八道！”阿维尔皱起眉头。

“不过，没有她，一切也很顺利。”古

莉科伸伸懒腰，脱下睡袍，钻进被窝……

“我的乖孩子，不幸的孤儿，我可怜的阿维尔。”古莉科跟丈夫亲热，抹了他一脸雪花膏，也想丈夫跟自己亲热一番。

“你怎么啦？别胡闹了！”阿维尔发火了，“这张相片怎么搁在这儿了？”

瓦拉姆带黑框的相片靠在墙角里。

一丝不挂的古莉科不乐意地下了床，显出优美的曲线，她随手把相片往大衣柜顶上一扔，又回到丈夫身边。

正在亲热的夫妻低声说着情话，这时，看家狗突然哀叫起来。

“该死的东西，叫什么？”阿维尔吓得心惊肉跳。

“你躺着，我去瞧瞧。”古莉科披上睡袍，到院子里去了。

刹那间，她狂叫起来：

“阿维尔！”

阿维尔从楼里跑出来：

“出什么事啦？你怎么啦？”

古莉科吓得半死，脸抽搐着，她喊道：

“别去那儿，那儿……水池边……树底下……”

阿维尔冲向水池，突然止步，象是被雷惊住了似的。死去的瓦拉姆双手叠置胸前，背靠树干站在那里。

墓地之夜，一片漆黑。远处射来一道微弱的灯光。渐渐能分辨出几个人影。阿维尔的四位密友扛着瓦拉姆的棺材走来。阿维尔在前面打灯，领着一声不响的出殡行列。他的儿子托尔尼克在他身边。他们好容易才挤过坟墓铁栅栏之间的狭道，把棺材放进墓穴，重新用土埋上。

又是清晨。古莉科起床后，走到窗前，

①，②[上帝]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译注

拉开窗帘。她的脸又吓得变了样：

“阿维尔！你瞧……”她狂喊。

死去的瓦拉姆还是双手叠置胸前，仍站在花园里那棵树下。

警察局长、法院侦查员等官方代表以及记者和摄影师仔细地检查现场。阿维尔的四名密友也在。

“这尸体应予以逮捕，”警察局长斩钉截铁地说，“是谁头一个发现死人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古莉科头一个发现的。”那个长得象干鱼的高个子说。

警察局长做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向阿维尔家的楼房走去。古莉科迎面走来。

“您好，尊敬的古莉科。”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我早晨醒来以后就看见这苦命人靠着树站在那里……”

“这个死人必须逮捕！”

“什么？要逮捕他？”

“是的，对于法院侦查工作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您不用担心，一小时以后我们就把尊敬的瓦拉姆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您。”

“那就行动吧，”她同意了。

阿维尔的四名密友着手“逮捕死人”。

“一定要带手套！”法院侦查员拦住他们，把白手套递过去。

带上白手套的几双手把瓦拉姆的尸体塞进一辆套着两匹枣红马的监狱灵车里。

“这是什么年头啊，”大胖子爬上灵车，刻薄地说，“连瓦拉姆本人都被逮捕了！”

四位密友在灵车里嘿嘿笑起来。

“嘘，”他们中间一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嘘了一声。

大家都安静下来。灵车出发了。

一辆奔驰牌小轿车停在阿拉维泽家门

口。阿维尔下车后朝古莉科走去。

“怎么样？去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去了。”

“结果怎么样？”

“他没接见我。”

“我早料到了。准有人抢在我们前头告诉了密。”

趴在隔壁楼房阳台上的阿波隆喊道：

“我最尊敬的邻居阿维尔！难道您真指望他们帮忙吗？”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阿维尔辩驳道。

“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在坟上装个铁笼子，铁门上挂把锁，上了锁把钥匙往兜里一装就万事大吉了！看谁还有本事挖！”

瓦拉姆的坟上装了个铁笼子，门上挂了一把仓库用的大锁。阿维尔的四位密友欣赏着自己的手艺。到处都少不了的阿波隆也在那儿忙合。

“狮子关在笼子里了！”他自鸣得意地大声说道，“现在看谁还能碰他！”

阿维尔轻蔑地瞪了阿波隆一眼，然后猛然转身，快步走出墓地。

“连埃及法老都没有这样的金字塔！”阿维尔的一位老是愁眉苦脸的密友意味深长地说道，又极不显眼地向那三人眨了眨眼。

清晨。阿波隆穿着短裤衩和背心在阳台上浇了花，开始活动手脚。他无意中往邻居的花园里看了一眼，便呆住了，含糊不清地哼哼道：

“瓦拉姆……瓦拉姆”

死人瓦拉姆·阿拉维泽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家花园的长凳上，双手仍然叠放在胸前。

入夜以后，墓地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吼声。以局长和阿维尔为首的警察带着警犬和一大批武装密探包围了瓦拉姆的坟墓……托尔尼克避开了所有的人，拿着双筒猎枪躲在

一块墓碑后面。他是为了捍卫祖父的荣誉来的，因为竟有人亵渎他的尸骨，多次把他从坟里挖出来！

忠于职守的警察局长给下级发布命令：

“一组人隐蔽在那座坟墓后面。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准离开，这儿数我职位最高！不准吸烟，也不准讲话！各就各位！”

警察局长的一名部下走到阿维尔跟前：

“阿维尔，局长先生亲自参加这次行动……”

“是的，他真够朋友，见我有难便拔刀相助！”

“我说，阿维尔，你瞧见没有，墓地后面的楼里亮着灯？”

“嗯。”

“我有个亲戚住在那楼里。这儿离他家只有几步远。他听说我们要守一夜，就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不去，他会生气的！”

“怎么？！抛下坟墓不管？”

“我们留人值勤……半夜以前反正不会有人来的。就算万一有情况，他们也会喊我们的！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问局长去吧。”

“这么说，你同意了？那我就问他去啦。”他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响起警察局长的声音：

“菲利普！梅利通！”

二人飞快跑到局长跟前：

“到，长官。”

“你们瞧见那座楼没有……那座亮着大灯的楼？”

“瞧见了！”

“现在我们上那儿去，一有情况，马上喊我们，明白吗？”

“明白了，长官！”

托尔尼克注视着这一切。他又怕，又冷，但主要是为祖父感到难过。他瞧着眼前的演出喜剧，更加紧握着手中的猎枪，倍加

警惕地注视暗处的动静。

菲利普和梅利通坐在一块墓碑上，不慌不忙地喝伏特加——他们当中一人想得周到，带来一瓶白酒。

“‘令人厌恶的生命一钱不值，喝吧，醒过来再喝……’”菲利普慷慨激昂地朗诵开了。

梅利通踉跄着走到一边去解手，但是他细细地瞧了瞧墓上的碑文，突然喊起来：

“卢克列齐·塔吉泽？！天啊，求您宽恕，卢克列齐……不能在这儿撒尿。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诗人！啊！诗人之王……”他又醉醺醺地嘟囔了几句，往远处去了。

菲利普把瓶口对着嘴，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倒在地上睡着了……

……托尔尼克这个孩子张大眼睛从埋伏点望着他们。

突然，一个穿着短棉袄，长筒皮靴，手里拿着铁铲的人出现在通往瓦拉姆·阿拉维泽坟墓的小道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到坟墓跟前便不慌不忙地挖起土来。

托尔尼克感到喘不过气来。他慢慢地举起猎枪，尽量不出声音，瞄得准准的，扣动了扳机。那恶人应声倒下。

这一枪把菲利普从梦中惊醒。他举起枪来漫无目标地乱放一通。

警察局长带着手下赶来。

托尔尼克发疯似的吼着向罪犯扑去：

“我掐死你，恶棍！”

周围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跟中枪倒地的那人拉开。

“把狗放出去不就妥了！”有人喊道。

在一片喊叫声、谩骂声和警犬的狂吠声中突然有人说：

“上帝啊……原来是个女人！”

“法院开庭，审理指控凯切万·巴拉台里亵渎瓦拉姆·阿拉维泽尸骨一案。法庭里挤满了阿拉维泽的亲朋好友。

审判席的长桌后面坐着头戴白色假发、

身穿黑色长袍的法官。第一排座位上坐着受害者阿维尔·阿拉维泽和他的妻子，古莉科穿着袒胸露背的裙衣，外面披一条华丽的毛皮大披肩，他们自以为稳操胜券，因而举止傲慢，信心十足。

身披中世纪铠甲的武士将被告带上法庭。

她的外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她会干出那种现在指控她的罪行。一身洁白耀眼的西装。白色宽檐帽。略带讥讽的聪颖的目光。还有用绷带吊着的受伤的手。脸上毫无恐惧或慌张的神情。一丝笑容掠过她的嘴角，这是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满意的微笑……

诉讼开始。

“被告巴拉台里！”法官对凯蒂说，“预审时您已经承认自己三次从坟墓里挖出死者，并把他放在遗属的院子里。现在您是否向法庭确认此事并承认自己有罪？”

“我确认此事，不承认自己有罪。”

“但您在预审期间已经承认自己有罪。”

“谎话！预审期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

“这是您的铁铲吗？”法官问道。

“是的，我就用这把铁铲把死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但是，从我胳膊里挖出来的那颗子弹又在哪里呢？”

“这么说，死者是您挖出来的？”法官没有回答被告的问题，重又问道。

“是的。”

“这就是您的罪行。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犯罪行为。”

“是我挖出来的……但我不承认自己有罪。”

“坐下！我请您坐下并遵守法庭审讯秩序。”

“审讯已经结束，”凯切万脸上现出一丝嘲讽的表情，“判决已经作出！”

“坐下！”法官不耐烦了。

“只要我活着，瓦拉姆·阿拉维泽就别想埋在土里。这是终审判决，不准上诉，因

为这是上天对我们两人，对我和阿拉维泽，作出的判决……我要把他从坟里挖出来，不是三次，而是300次！”凯切万坐下。

“尊敬的法官！”凯蒂·巴拉台里的辩护人站起来说，“被告十分激动，这很自然。我要求发言！”

“被告的辩护人发言，”法官宣布。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公民们！今天我们审理一个前所未有的案子。死者三次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三次！……被告此举并非谋财，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随葬的财物原封未动！这是怎么回事？犯罪动机何在？预审期间我曾想跟被告谈这个问题，但她闭口不言。所以只有在这里，在法庭上，我们才能同时了解案情并进行调查，当然，还要作出判决！这就是我请求法庭注意听取被告陈述的原因！”

“现在由被告陈述！”法官宣布。

凯切万站起来。

“诸位一定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放过死者……如果我此刻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不必跟死者清算。对我来说，复仇并不是幸福，而是我的灾难，我的十字架，但是我别无选择……那么，瓦拉姆·阿拉维泽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被告陷入沉思。她的目光仿佛转向过去，同时又投向她自己。她费力地开始叙述：

“我8岁那一年他当了市长……”

一个带着贝雷帽的小姑娘，8岁的凯蒂·巴拉台里，从自己家窗子里往外吹肥皂泡。她玩得十分起劲。

她家楼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奏着雄壮的乐声。这里正在举行瓦拉姆·阿拉维泽当选市长的就职典礼。主席台上站着各阶层代表，男女老少都有，孩子们穿着节日服装……广场上彩旗飘扬，标语牌林立，还有许多新市长的画像。游行群众在进行曲声中从主席台前走过。一个象征“布尔乔亚”的假人在游行队伍的上空焚烧……

两名自来水管道工正在广场上修理一根有裂缝的管子。一人拿着扳手蹲在圆形管道口里干活，另一人在一边不声不响地喝咖啡，好奇地望着广场上的景象。

“妈妈，喷泉，瞧那喷泉！”凯蒂兴高采烈地喊起来。

窗口出现了她的母亲尼诺·巴拉台里，一位美丽非凡的年轻女人。母女二人面带笑容瞧着广场。

这时候，两根水管对接点上的螺纹突然滑扣，一大股水流喷向主席台，一名穿短裙衣的身材丰满的粗腿姑娘正在主席台上致词。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透过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喷水声断续传来几个词：

“反革命……破坏分子……特务……帝国主义走狗……”

水柱毫不留情地喷到她旁边为大会作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身上。

主席台上高出大家一截的那个人就是今天受到众人庆贺的瓦拉姆·阿拉维泽。他也淋湿了，但仍英勇地坚守阵地，因此没有一人敢离开岗位，躲避这场自天而降的灾难。

大概是市长的一位下属想制止这场水灾。他把工人从发生事故的地点赶开，用自己的胸膛顶住水管的裂口，但是强大的水流把他抛在一边。

下一个在麦克风前面致词的是一位身体衰弱的老人，他说：

“神圣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1893年写道：‘恶人总是压迫善人……该隐杀死亚伯^①，该亚法和彼拉多折磨基督^②……罗马皇帝鄙视塞涅卡^③……沙皇伊万四世及其禁卫军^④……’”

瓦拉姆手下的人终于听明白了老家伙在瞎说一些不该讲的话，便向他扑去……现在由另一人在麦克风前念祝词。

水柱仍旧一个劲儿往外喷。水声压倒了音乐声和致词者的声音……

小姑娘凯蒂·巴拉台里在主席台对面楼房的窗户前大声欢笑。

水管终于堵住了。在清晰的进行曲声中瓦拉姆·阿拉维泽走到麦克风跟前。他戴夹鼻眼镜，蓄小胡子，穿马裤，长筒皮靴和黑色紧身军便服，佩武装带。他那结实的身躯处处显出他的力量和自信。他开始讲话……

楼房窗口出现了凯蒂的父亲，画家桑德罗·巴拉台里。他毫无笑容，不声不响地朝广场看了一眼，便让妻子和女儿离开窗口，砰的一声关上窗子。

刹那间，他俩——站在窗前的桑德罗和带着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的瓦拉姆·阿拉维泽的目光相遇了……

桑德罗、他的妻子和他们家的挚友叶连娜·科里舍利来到一座古老的圣母教堂。

教堂四壁绘有古代彩色壁画，但是殿堂却用作实验室，安装了形状和颜色都十分古怪的大功率现代设备。圣殿里出现这么一大堆20世纪的机器，叫人看了又迷惑不解，又胆战心惊！

扩音器里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

“爱因斯坦去世前不久最后一次大声疾呼，告诉大家当代科学家的悲剧。他的遗言是：‘……科学家遭到了确实悲惨的命运。在他真诚地争取达到思想明晰和内心独立的时候，他以全然超乎常人的努力制造出一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三缄其口……当初，被自己内心的自由、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科学家有机会对他同代人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

①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是次子。该隐种地，亚伯牧羊。耶和華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没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亚伯。——译注

② 大祭司该亚法因嫉妒耶稣，想害死他。后由总督彼拉多下令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译注

③ 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为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作家，斯多葛派的代表，罗马暴君尼禄的老师，后被尼禄勒令自杀。——译注

④ 伊万四世（1530~1584）为“全罗斯”大公（1533年起），俄国第一个沙皇（1547年起），号称“雷帝”。他对农民实行大规模镇压和奴役的政策。——译注

那个时代，难道一去不复返了吗？当他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一个过于理智的基础上时，他岂不是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尊严了吗？……①……我们的世界正受到一场危机的威胁，那些有权作出重大决定以造福人类或危害他们的人，似乎并不知道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原子能得到释放改变了一切，却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其结果便是我们走向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要使人类得以生存下去，必须按新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当代最复杂的任务是防止这场威胁。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要以自己的全部余力大声疾呼……’今天的‘人类的伟大思想家’节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播送完了。下面请听轻音乐。”

瓦拉姆·阿拉维泽接见桑德罗·巴拉台里和市里的另外两名代表，受人敬爱的马里亚姆教授和德高望重的莫塞教授。

市长在花园里接见请愿者。这里绿树成荫，鸟儿悠扬啼啭，一幅田园景象。

“机器的震动不仅损坏壁画，现在连墙上都震出裂纹了，”桑德罗激动地说，“再这样下去教堂会震塌的。顺便说一句，因为土质的关系，当初教堂是建造在木桩上的……我们的请求是立刻把下一步要在教堂里进行的实验暂时停下来，并且尽力加快建造研究所的新楼房。”

“这么说，你们反对科学和进步了？”阿拉维泽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问道。

“我们反对那种毁坏艺术珍品和文物的科学。”

“尊敬的瓦拉姆，”马利亚姆插嘴道，“只有您，市长，才能挽救这座教堂！我们特别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多克索普洛！”瓦拉姆把站在不远处的秘书叫过来，“那道关于教堂的指令上是怎么写的？”

“这是一座古老的，快倒塌的教堂。”多克索普洛一字一句地说。

“谁说教堂要倒塌了？”莫塞快气炸了。

“差不多快倒塌了。”

“差不多……您听见了吗，尊敬的瓦拉姆，差不多快倒塌了！……”莫塞又被激怒了。

“这座建筑物差不多倒塌了，也很不卫生，成了疾病的发源地，”多克索普洛说得很快，就象放机关枪似的，“地基成了蛇和蜥蜴的窝。现在已经没人上你们的教堂了。那种愚弄人民，让他们以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还故意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猴子变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决定拆除这座教堂，并且用拆下来的材料在原地建造……”

“等一等，多克索普洛！等一等！”阿拉维泽打断他的话。

“尊敬的多克索普洛！”桑德罗尽量使自己不要过于激动：“这座圣母教堂是基督教最辉煌的古迹之一，是文化古迹！难道您不明白，毁了它就意味着切断那从精神上哺育人民，并促使他们在道德上不断完善的生命线。真要毁掉它的话，那就请您把荷马、托尔斯泰、但丁、卢斯塔维里的书通通扔进火堆吧！那就再也别演奏巴赫、柴可夫斯基、威尔第的作品了。就让我们毁掉圣彼得大教堂②、巴黎圣母院、斯维季茨霍韦利教堂③吧……尊敬的瓦拉姆，我们这座教堂里存放着几件世上少有的基督遗物。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祖先珍藏着这几件遗物，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可到了我们这一代它们却不知去向。而现在连教堂也要倒塌了……”

“把我写的那道关于实验室的指令拿出来，”阿拉维泽对多克索普洛严厉地说，“先生们，请看，指令上是这样写的：‘我认为建造一座新的实验室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暂缓进行。’所以呀，尊敬的莫塞，您瞧，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操心呢。但是，

① 原文见《EINSTEIN ON PEACE》AVENELBOOKS, NEW YORK, 第536, 537页。——译注

② 1506—1614年间建于罗马市。——译注

③ 1010—1029年间建于姆茨赫塔市。——译注

现在看来，还要加快速度，不能延误，你们说服了我。多克索普洛！你的母亲还在吗？”

“还在……”

“她多大年纪了？”

“很老了。”

“如果她病了，难道你不应该去照顾她吗？对待这座教堂，六世纪的古迹，也应该这样。这是我国的历史，我国的骄傲。母亲有病而不去照顾，让她听天由命，做儿子的可不该这样。多克索普洛，这要好好记住……总之，我们应当感谢这几位高尚的先生，是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实际情况，使我们恍然大悟。先生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不遗余力处理好这件事……至于实验么，据我所知，使用的是最小的，极有限的功率。在新实验室建成之前，还将继续这样进行。”

“如果这些高压设备开足功率的话，”莫塞仍不罢休，“那么不要说这座教堂，我们全城都将炸得粉碎。”

“你说什么来着？好吧，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毁掉这份文件，”阿拉维泽撕毁了决议，“多克索普洛，没你的事了！尊敬的先生们，还有什么事我能为你们效劳吗？”

“谢谢，我们没事了，”桑德罗答道。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弄清楚个人历史上的一些细节了。尊敬的马里亚姆和尊敬的莫塞，这么说吧，这两位蓝色血液^①的代表，个人历史我很清楚。至于尊敬的桑德罗，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亲爱的桑德罗！您是否听别人谈到过一位名叫塔拉西·塔拉斯科内利的人？”

“那还用说吗，塔拉西·塔拉斯科内利是我的曾祖父。”

“这么说，原来我们还是同宗呢，要知道，我也是塔拉西·塔拉斯科内利的后代。”

“怎么会这样呢？”

“是啊，是啊……不过这留着以后再谈吧。现在请您告诉我……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是住在市中心广场边上一座二层楼房里的吧？您还记得吗，在我被任命为市长举

行就职典礼的那一天，有一个小姑娘在窗口吹肥皂泡。那就是您的家？”

“是我家……”

“瞧，我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注意到！所以你们可得提防着我。先生们，可得防着点儿！不过，不开玩笑说正经的吧。生活就是这样嘛！有的吹肥皂泡，有的追捕人民的敌人，你们画家充满创作激情。乞丐要饭，凶手杀人，妓女，请原谅我言词不雅，在卖淫……可这一切难道正常吗？这难道正常吗？！”阿拉维泽突然失去自制吼叫起来。

三个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但是阿拉维泽脸上那可怕的表情顿时化为亲切的微笑。

“过去是这样，”他对他们抚慰道，“不过今后不会这样了。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变成天堂……还得靠你们帮忙，先生们，靠你们协作。”

蓦地，一阵魔鬼般疯狂的音乐冲进这充满田园诗情调的花园。惊惶失措的莫塞回头张望，美丽的草地原来在一个玻璃大圆罩里面，身披中世纪铠甲的武士正在玻璃罩圆顶上巡逻，他们盯着下面的来访者。

“接见到此结束！”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女秘书说道。

叶连娜·科里舍利和桑德罗在米哈伊尔·科里舍利的办公室里。桑德罗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也许阿拉维泽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他当时不在这儿。”米哈伊尔尽量让他的朋友放心。

“噫，凭什么逮捕那两个老人呢？你来解释吧！他们犯了什么罪？可也真会抓间谍！不，他们被捕当然跟教堂有关系！”桑德罗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不过是为了自己撕掉指令向那两个老人报复罢了！我现在就去找他！他要么把两个老人马上放出来，要么把我也跟他们一道关起来！”

^① 指贵族血统。——译注

“你安静一下，亲爱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叶连娜说。

“是我带他们去见阿拉维泽的，是因为我的过错他们才被捕的。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教堂引起的。”

“不是因为教堂！”米哈伊尔迟疑地说。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桑德罗，请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亲自过问这件事。瓦拉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会向我汇报的。”米哈伊尔显得特别平静。

“搞清楚什么？什么来龙去脉？”

“你别这样，桑德罗。你要阿拉维泽怎么办呢？那时候他不是不在吗……你不要发火，回去吧，我会处理好的……”

电话铃响了。米哈伊尔拿起电话话筒。

“是我，瓦拉姆！……瓦拉姆，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应该慎重些……不……是的，那当然……谢谢。再见。”他放下话筒，松了一口气。“你真古怪，桑德罗。简直是个怪人！瓦拉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把他们放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巴拉台里家。门铃响了。凯蒂一开门，便愣住了。多克索普洛和里克塔费洛夫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庄严地走进屋子。一人手里捧着一束鲜红的郁金香，另一人提着个鸟笼，里面关着一只金丝鸟。他们背后突然出现披着洁白耀眼的高加索山羊毛薄毡斗篷的瓦拉姆·阿拉维泽，他用假嗓高唱起颂歌《祝您长寿》。他的助手熟练地用两个声部替他伴唱。瓦拉姆用高音唱完祝寿歌，多克索普洛和里克塔费洛夫往两边一闪，瓦拉姆敞开斗篷，喝了声“出来！”斗篷里应声跳出他九岁的儿子阿维尔。

瓦拉姆随手扔下斗篷，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走到女主人跟前：

“我不知道画家桑德罗·巴拉台里跟伟

大的桑德罗·波提切利^①相象到什么程度，但是尼诺·巴拉台里却使我想起波提切利笔下的圣母像！”

客人小心翼翼地捧起尼诺的手，想弯腰吻它，突然倒在她脚下，但马上又笑着跳起来，接着说下去：

“我是不是把您吓坏了，尼诺？对凡人才能吻手，对圣人和女神只能拜倒在她们的脚下！”他弯下身子吻女主人的裙衣下摆。

惊惶失措的凯蒂依偎着父亲。

桑德罗严肃得没有一丝笑容，看着不速之客的表演。

“亲爱的尼诺，”瓦拉姆接着说，“我久闻你们两位的大名，画家桑德罗·巴拉台里和他美丽的妻子……早就想跟你们结识，欣赏你们家的藏画，一直在等米哈伊尔和叶连娜，可他们总没空……”阿拉维泽把调皮的目光投向在尼诺家作客的叶连娜·科里舍利。

“您这可是瞎说了，瓦拉姆先生，并不是这样！不是我们，而是您老没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叶连娜模仿阿拉维泽的口吻说。

但瓦拉姆已经不再理会这两个女人了。他走到男主人跟前：

“亲爱的桑德罗！我要为我那几个过分卖力的助手向您道歉。幸好有您及时为那两位受到不公正指控的老人说话，否则还真不知道那两位最清白无辜的老人现在会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在里面呆了几天？”

“整整一昼夜，”桑德罗板着脸孔回答。

“恐怕那两个可怜虫吓得够呛吧？”

“不怎么厉害。他们不是胆小鬼。”

“到底是老近卫军嘛，我说得对吧？尊敬的莫塞，美丽的马利亚姆……”

“她是这一家最主要的成员，凯蒂·巴拉台里！”叶连娜向客人介绍小姑娘。

“啊，尊敬的凯蒂……请允许我送给你！”瓦拉姆把关着金丝鸟的笼子递给她。

“谢谢。”

^① (1445—1510)意大利画家，早期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译注